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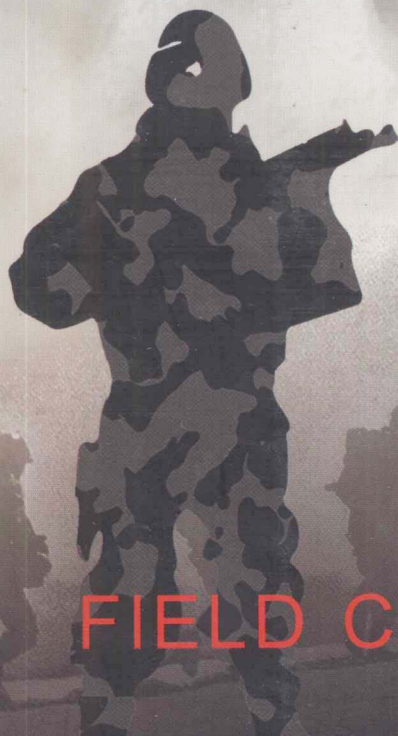


- ★ 没有荣誉感的集体是没有希望的集体
- ★ 没有集体荣誉感的军人不可能成为优秀的军人

野战连

郑健◎著

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

FIELD COMPANY

C13065644

I247.57
2812

野战连

郑健◎著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

北航

C1672737

I 247.57

2812

FIELD COMPANY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野战连/郑健著.—北京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2013.7

ISBN 978-7-5033-2447-5

I. ①野… II. ①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46039号

野战连

作 者:郑 健

责任编辑:丁晓平

封面设计:李 戎

责任校对:韩 聪

出版发行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编:100035

电 话:66531659

E-mail:jfjcs@126.com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

开 本:A5

字 数:300千字

印 张:12.125

印 数:1-5000

版 次:2013年7月第1版

印 次:201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33-2447-5

定 价:25.00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K团八连指导员聂鸿飞在连队的第一堂政治教育课上说：一个没有荣誉感的集体是没有希望的集体，一个没有集体荣誉感的军人不可能成为优秀的军人。

八连是一个“一边出成绩一边出问题，两头冒尖”的问题连队，连续七年与先进无缘。由于问题源源不断，小错大错统统包干，连长石毅满三年推迟提升，指导员徐建明也因一个兵私自离队调离岗位，团里把八连列为重点帮带对象，让宣传干事聂鸿飞调任指导员，要求连队党支部把“十八般兵器都用上”，打个“翻身仗”。连队建设频频出现危机，连长石毅又有何招？指导员聂鸿飞的到来，会给处于落后行列的八连带来转机么？连队的命运最终又将会怎样？

史书上记载的十八般兵器有重兵器、轻兵器、长兵器、短兵器、软兵器、攻击型兵器、防御性兵器，还有暗器等等，作者用十八般兵器的每一种兵器的特质代表八连一名官兵的特性，他们依次出场，从不同角度生动描写了十八名官兵的性格特点、脾气习性、处事方法、发生的趣事和兵器相互间的碰撞。在军事变革风起云涌，战斗力生成模式快速转型，军队现代化建设从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的历史大背景下，一群积极向上、热血澎湃、充满青春活力和踏着时代节拍的新时期官兵，向我们展现出一个战斗集体特殊的魅力。翻开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书页，将有很多鲜活的元素吸引着你，鼓舞着你，感动着你。

善用兵者，屈人之兵而非战也，拔人之城而非攻也，毁人之国而非久也，必以全争于天下，故兵不顿而利可全，此谋攻之法也。

——《孙子兵法·谋攻第三》

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

——《论语·卫灵公》

楔子

火车站站台，人流如海。

车厢里探出一张脸，一张如栀子花般白净、清纯、散发着淡淡清香的脸，翘翘的鼻子，尖尖的下巴，如同远山一般的细眉下，一双澄澈如水的眼睛，带着笑意注视他，似乎还捎带着几分俏皮的柔情。火车开了，她像天边的彩虹一般伴着火车的一缕烟尘消失在远方，留下硬邦邦的铁轨。难道就这么一面之缘吗？他惋惜地想到。

忽然他发现场景变了，在一个长满了绿草的山脚下，他见到了她，漫山的枫叶在风中飞舞，每一片红叶上都写着他对她的思念。

在他生命中的某个地方她又出现了。那双澄澈如水的双眸，依旧带着笑意注视他，还捎带着几分俏皮的柔情，他挥舞着双手跑了过去……

当张舒恒滚下床摔到地板上时，他才发现这是一个梦，他把怀中的枕头扔到床上，端起杯子喝了几口水，看了看表，才凌晨一点半钟，那个梦让他到现在还感到心口扑扑直跳。他是被一阵敲门声吵醒的。

他十分恼火，昨天晚上刚高强度演练，一夜都没睡，今天本想补个好觉，却又被半夜敲门声吵醒了。尤其是他今夜做的还是美梦，他认为睡眠对他来说不仅是一种享受，更是一门艺术。

他开了门，见到了那个阻挡他追求“艺术”脚步的人——一个带帽子扎腰带的士官。那个士官见他满脸怒气，又向他低声说了句“报告”。

“半夜三更的，报你个头啊，什么事？”他乜斜着睡意蒙眬的眼睛问。

“副连长，你帮着想想办法吧。”士官满脸的青春痘因急切而红紫，“刚才军务股长来查哨，我正在看书，被他没收了。明天我要被通报了。”

“雷雨，你怎么犯这种低级错误？带班员应该履行哨兵职责，怎么能看书呢？”

雷雨低着头回答：“上一哨刚刚查过，我以为这一哨不会查了，谁知道……”

“典型的侥幸心理！你看的什么书？”

“玄幻小说。”声音很低，却十分清晰。

他就知道这深更半夜的，偷偷摸摸的，这家伙还能看什么好书？难道还指望他看政治理论书籍或军事训练教案？能跟文学搭上点儿边就不错了。不过，很不幸，他看的是玄幻小说，团里正三

令五申禁止看此类书籍，前段时间军务股长刚带着一帮纠察到各个连队翻箱倒柜地查过，然后把收缴的内容涉及恐怖、暴力、玄幻的灰色小说，当着全团官兵的面，以杀鸡儆猴的方式集中焚烧过一次，并声嘶力竭（就像鸡被抹了脖子还没死透时发出的那种声音）地宣布，如果再发现一次必须严肃处理。

“副连长——”见张舒恒发呆，雷雨轻轻叫道。

张舒恒定了定神说：“没事的，我知道了，你去吧。”

“哦，那我去了。”刚要转身，他又不放心地说，“副连长，你一定要想想办法，我们连队不能再被通报了。”

“好，你先把哨站好，然后回去好好睡一觉。”雷雨走了出去，张舒恒心想：就是纠察班战士收走的也没辙，更何况是号称“鬼见愁”的军务股长，他唯恐天下不乱呢。这老小子上任伊始就在团长政委面前出惊人之语：“首长，如果你们在年终总结时听到下面都说我好话，那一定是我这个股长不称职；如果军务股每次民主测评得票率处于倒数三名，那就说明我的工作做到位了。”这话虽然偏激，但却为团首长们大加赞赏，也为他大开“杀戒”找到了冠冕堂皇的理由。所以，被他查到那是不要做任何幻想的。刚才他说没事完全是在安慰雷雨，给他心理减压。不过，话又说回来，不就带班时看了本小说吗？能有多大个鸟事儿？

他洗了把脸便径自回宿舍了，他决定明早把事情告诉连长石毅，这深更半夜的，他的美梦还没做完呢，还是先睡觉吧。



一、刀

黄帝采首山之金，始铸为刀。大刀为车战时代之利器，用大刀之将士，皆威猛如虎。关羽使 82 斤重青龙偃月刀（亦名冷艳锯）厮杀一生。唐初名将杜伏威，貌魁雄善用两刃刀，其长丈，名曰拍刀，一挥杀数人，前无坚对。俗语说：“大刀为百兵之帅”，乃大刀实兵器中佼佼者。

“刀”为开篇兵器，乃指连长石毅，网名“刀郎”，“笑”果颇佳。他形象似刀，威猛雄健；性格似刀，豪爽耿直；作风似刀，雷厉风行，但带兵管理未免简单粗暴，过于严肃，不善与兵交流，导致问题层出不穷却又无妥善解决之法，这也似大刀舞动，虽势大力沉，飒飒生风，横扫一切，但灵动变换不够，破绽颇多，连队建设频频出现危机，石毅又有何招？

暮春月夜，清冷的月光勾勒出群山的轮廓。

山系延绵，像一个个尽职的巨人哨兵，屹立在天地之间。

当那轮下弦月升到中天的时候，一阵急促的紧急集合哨音从山脚下的 K 团传出，划破了午夜大山的静谧。

营区里的灯箱、路灯和月光一样发出微弱而淡定的光。几幢楼房却在暗夜中传来光脚丫子跳下床的啪啪声，找鞋袜的抱怨声，低哑的催促声和急促下楼的脚步声。

5 分钟后，一个个方队全副武装到达灯光球场，几盏白色的大灯照出一片迷彩方阵，团长潘一青威严地站在队列前，像头蓄势猎食的豹子，扯着大嗓门对全团官兵吼道：“接上级指令：这次高强度演练将持续 12 小时，我团的任务就是快速机动至 71.0 高地集结，完成支援作战任务。司令部将全程设‘敌情’，从难、从严、从实战出发，全面锤炼和摔打部队。炮兵是战争之神，我团是王牌炮团，未来战场流动性大，作战目标快速变化。今天，我们尤其突出把握战机与快速选择作战目标的应变能力训练。在这里我只提一点要求：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，各级指挥员要灵活处置情况，全团部队按未来作战一个过程的要求高标准完成这次战斗任务。好，下面组织登车！”

随着最后四个字响亮地蹦出，大方阵立即分割成无数个小方块，向着炮库跑去。携行物资检查完毕后，立即装载登车。康明斯车前的大灯亮了起来，像是睡醒的野兽睁开了双眼。

各带车干部跑到车前，举起手臂画圆示意发动，“野兽”们发出轰轰隆隆的怒吼。炮班战士与驾驶员密切配合，迅速倒车挂炮，野战炊事车、通信接力车等装备与野战修理车、检测车快速调整到

位……0点35分，全团车辆编组完毕，整装待发。指挥员一声号令，急行军开始。

车队驶出营区，像条长龙般环绕大山公路前进。山路蜿蜒，崎岖难行，车队刚刚行进0.5公里，就接到前方侦察报告。

“前方遭敌坦克袭击！”战斗刚打响，就听到电台里传来敌情通报。“拉大车距，加速前进！”三营营长陆铨迅速下达命令。

“前方道路受损，无法通行！”陆铨忙派出工兵小组进行修复。不到5分钟，一道“天桥”架设完毕。

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陆铨还未来得及下达前进的命令，“轰”的一声巨响如响雷般炸开。原来，部队遭到“敌”坦克猎杀手偷袭，刚刚架好的“桥梁”被炸断。

敌情不明，前进受阻，空气中充满了紧张的气氛。

侦察参谋立即派出侦察小组，查明敌情；作战参谋飞快地整理传递过来的情报信息，供指挥员参考……经过综合分析情报信息，陆铨很快下达命令：“侦察小组继续清剿袭扰之‘敌’，部队改从2号路线快速前进！”很快，火炮长龙又穿梭于山间。

凌晨2点40分，车队在一片生疏地域休整，官兵立即进行车辆检查、物资加固。突然，防空警报响起：“敌”实施空袭，人员装备立即疏散隐蔽！官兵闻令迅速对车辆进行伪装，快速构筑掩体，各种装备利用地形隐蔽。

天空飘起了小雨，场地泥泞不堪，虽温度不高，但官兵身上却冒出丝丝热气，迷彩服早已湿透。夜幕下，一个个迷彩身影犹如斑斓猛虎。

又有情况传来：前方遭“敌”侦察，所有车辆闭光驾驶。

陆铨不禁捏了一把汗，嘴里念叨说：“地形不熟、道路不明还闭光驾驶？”以往夜间的闭光驾驶训练很少，今天看来动起了真格！他忙拿起对讲机，呼叫各连连长，询问各连车辆闭光行驶有没有

困难。

他也知道这时候问也是白问，即使有困难临时调整驾驶员也已来不及。他只是关心一下情况，让各连带车干部加强责任心，督促驾驶员谨慎行驶。

4点35分，雨停了，却刮起了阵阵山风，吹得全身湿透的官兵直打哆嗦。正当官兵掏出自带干粮准备就餐时，一发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，车队按要求向目标地域挺进，部队瞬间拔寨起程。车行数里突然停止行进，陆铨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，电台里传来八连连长石毅焦急万分的报告：一台车辆出现故障。

陆铨气得嘴里直骂娘，把车门锤得咣咣响。等他赶到那台“趴窝车”时，看到那是一辆装载物资车，正停在半山坡上，前面是八连的炮车，后面是九连的车队。要上上不去，要下下不来，驾驶员范晓枫正手忙脚乱地在车里拧着钥匙，扳着挡位，踩着油门，狠命地发动，满头的汗珠子在冷风中不断地顺着脸颊往下滚。车前盖打着，像是张开大嘴的河马，两个黑影趴在车头，拿着手电筒仔细地查找问题。

其中一个连长石毅，他探出头来向营长打了个招呼，用迷彩服衣袖擦了把脸。陆铨紧绷着一张长脸，对着他面前那几张满是汗水和油污的脸大吼道：“他妈的，怎么回事儿，之前你们是怎么进行车辆检查的？”

石毅带着愧疚的语调建议他留在这里，让其他车辆先走。

陆铨没好气地说：“扯淡，你们连队没有指导员，就你一个主官。没有你连长在，其他车辆怎么继续下面的行动？”

团长潘一清的“小猎豹”也开了过来，他要求八连官兵暂时停止行动，让其他连队车辆先过。后面九连的车辆一辆一辆开了过去，石毅的脸庞像打了蜡一般惨白，他站在那里直打转，对团长说“今天八连的脸丢大了”，又苦苦恳求：“就让我们再试一次吧，今天

就是推我们也要把车推到炮阵地！”说这话时，范晓枫清楚地看到连长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

围拢过来的八连战士都从心里涌起了一种异样的感觉：震惊。大家从来没见过连长掉过泪，平日里，石连长两只眼睛总是瞪得像老虎，一副不苟言笑的样子，没想到今天高强度训练，第一次在首长面前露脸，却是这么一副怆样。

几十双眼睛，看着连长滚烫的泪花，一些胆子大的战士也发表自己的意见。其中一个声音叫道：“这点困难咱八连能扛得住。”

“把车推上去。”

“对，我们一定能行。”

……

陆铨制止道：“都瞎起什么哄？”

大家这才安静下来，团长也对石毅说：“不行，这不是过家家。全连人推着一辆车在这进退两难的山路上，怎么处置‘敌’前后夹击和空中侦察等敌情，在战场上这样还能形成战斗力吗？再说这山路坡陡，人推车万一车辆倒滑很不安全。我看还是把前面的炮车开走，再调车来拖。”

眼看着今天的任务完不成，石毅像是被人狠狠地扇了一耳光。

“问题找到了。”从车厢盖里传来一个声音，“滤网堵塞，换一下就好。”陆铨这才认出这个黑影是副连长张舒恒。

大家像在沙漠中发现了绿洲，眼里都放出了欣喜的光。范晓枫忙取来工具和他一起更换。

这段小插曲就这样被张舒恒在3分钟之内化解了，战士们纷纷向副连长竖起了大拇指，带着幸福的笑容登车。陆铨再也没有责怪石毅，看着远去的车队，团长潘一清点了点头，对陆铨说：“八连这帮家伙，还有两下子嘛！”

1小时45分钟后，部队到达71.0高地，八连官兵迅速进入阵

地、确定射向、构筑工事、伪装阵地……

山岳丛林中，钢铁猛兽不断发出嘶吼，疾掠向前。直到次日中午，这次高强度演练总算接近尾声。八连虽然再也没有出现什么纰漏，但作为演练中唯一出情况的单位，在复盘讲评会上，石毅还是受到了严厉的批评。张舒恒则受到了团长的表扬。

02

一只白粉蝶扑扇着翅膀，若无其事地在一片火红的杜鹃花丛中飞来飞去，毫不在意身旁忙忙碌碌打扫卫生的战士。这几年搞营建，K团营区道路两边的绿化带郁郁葱葱，姹紫嫣红，早已摆脱了先前“荒树稀草，黄土露天”的灰色调，成了一座“春花香、夏荫浓、秋果累、冬常青”的花园式营区。

早饭后的时间最为紧张，战士们忙着打扫饭堂，整饬室内外卫生。广播里的《练为战》歌曲更加增添了紧张氛围，路上官兵匆匆行走，机关干部陆陆续续走进新建的机关楼里。随着操课号声在营区上空响起，营区一下子安静下来，看不见一个忙碌行走的身影。随后，一个个以连为单位的整齐方阵便从各连宿舍带了出来，嘹亮的口号声冲破云霄。

机关楼党委会议室开始每天进行的第一项内容：交班会。常委们坐在椭圆形会议桌的左侧，右侧是各营主官、副参谋长和副主任，下面三排会议桌坐着司政后装各股股长、公勤队、直属队、卫生队和生活服务中心的交班干部。

会议像往常一样进行，军务股长通报了昨天夜里纠察班巡查的情况，他把一本像《辞海》那样又厚又大的书放到桌面上。当说到八连有一个兵，熄灯后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玄幻小说被查到时，团长潘一青的脸黑了下來。他指着那本封面五花六绿地印着《兽

血沸腾》书名的书说：“八连，八连，又是八连。高强度训练刚发生了车辆趴窝事件，差点儿影响全团行动，算是有惊无险；上个月又有一个兵准备私自离队，刚处理完，就传来岗哨打瞌睡被通报的事情，现在又是看灰色小说。八连连续七年与先进无缘，问题源源不断，小错大错统统包干。三营长，你们到底要把八连带到哪里去？啊？”

三营长陆铨紫涨着像猪肝一样的脸，惭愧地看着团长，不敢吭声。

“你们营连党组织怎么发挥作用的？八连的干部骨干到底在干什么？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是干部骨干能力素质弱，还是责任心不强，是思想工作没跟上，还是风气不正，难道是战士素质差？你们必须给我找到问题症结，根治这股歪风邪气！”团长厉声说道，“如果十八般武艺都用上，这个连队还带不好，我看解散算了！”

“聂鸿飞报到了没有？”坐在一旁的政委周鹏问道。

“还没有。”陆铨答道。

“怎么还没去报到？不是要求八连指导员昨天晚上就到位吗？”政委把头转向政治处主任张深瑞。

张主任忙回答：“昨天他还有一个材料没搞完，今天上午就去。他的东西昨晚已经搬到连队去了。”

“那他睡在哪里？”

“他在办公室熬了一个通宵。”

“什么材料离了他就搞不了了？政治处其他人呢？马上叫他到位。”周政委严肃地说，“东西搬到连队去了？我要的是他人到位！”

“是。马上落实。”张主任答道。

团长对陆铨说：“散会后叫石毅到我办公室来一下。”

“是，是。”陆铨答道。

团长背着手，在办公室一圈转角沙发前踱步，阳光从宽大的窗户射进来，照到他的脸，也没能融化那层寒霜。

有人敲门喊“报告”。

“进来。”

一个结实黝黑的上尉开门走了进来，挺拔的军姿站好后，他给团长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，四方脸上带着一丝歉意的表情，说：“团长，你找我？”

“石毅啊，这段时间你在忙什么？”团长瞪视着他问道。

“我……”石毅刚要说话，却被团长打断了：“你说说，你这个连长怎么当的嘛？这几年你都干了些什么？八连连续七年和先进连队无缘了吧？当初你上任的时候，可是经过团党委反复研究的，以前在作训股你是参谋尖子，我们相信你到了连长位置有这个能力把连队建设搞上去，你当时也信心满满，可结果却很令我们失望。以前八连还算是个中不溜秋的连队，你去这三年，是王小二过年，一年不如一年，去年底终于捧回建制连队倒数第一的‘桂冠’。到底怎么回事嘛？按说你们连队也没少干工作，每年在团里大比武，你们还有几个训练尖子能拿到名次，但你不能给我一边出成绩一边出问题，两头冒尖啊。你知道别人怎么评价你们连队吗？啊？”

见石毅不吭声，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，团长一字一顿地说：“拍不起来的皮球！”

“团长，对不起，我辜负了你！”石毅抬起了头，他左额那道两公分长的弯刀型疤痕清晰可见。

“你不是辜负了我，你是辜负了团党委；你不是对不起我，你八连对不起全团官兵。你们连队老‘冒泡’，全团官兵铆着劲干的一

点儿成绩都要被你们抹杀了。前段时间，你参加集团军连长集训，连队一个兵私自离队，团里处理了指导员徐建明，把他调离了原岗位，但这事你也有责任，八连组织涣散，作风松散，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。八连现在都烂成什么样子啦？团党委会研究过了，今年暂不考虑你的提升问题。”团长边说边点了一根烟。

“是！”

石毅又低下了头，这时他发现他眼前有一根‘大红鹰’，是团长递给他的，他接了烟，没有点。又听团长说：“怎么，我这么评价你和你的连队，灰心了？”

“没有，团长，我有信心把连队带好！”石毅抬起头小声说，“团里让我继续担任八连长，也是给我机会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这个机会。”

“你能这么想也不错啊。不过现在不要给我打包票，团里决定由我作为你们连队帮带首长，军务股具体和你们连队挂钩进行帮带，同时让宣传干事聂鸿飞到你们连队担任指导员，把你们连队副职也配齐。我们就不信这个邪！当然，主要还是靠你们连队支部，我希望你把十八般武艺都用上，把这个皮球给我拍起来。”说完团长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
“是！”

“要和新指导员配合好，聂鸿飞是我们团的笔杆子，工作责任心比较强，在宣传股出了很多成绩，到连队去也是让他得到锻炼。这次我们征求了他本人的意见——八连别人都不愿意去啊，还好，聂鸿飞倒是没什么意见，一切服从组织分配，对你这个搭档，他也表示满意，还说要向你请教。回去你和他好好交流一下，帮助他尽快熟悉连队情况，你们在一起要加强团结，多研究，多反思，深入查找问题，要把你训练上的那股猛劲拿出来。带兵不需要花花点子，但不能没有艺术。方法得当，事半功倍；简单粗暴，功倍事半。常

怀‘亡羊’之忧，才少‘补牢’之苦嘛……”

团长说一句，石毅就答一声“是”。

“多的我也不说了，看你们下一步行动。”团长最后说。

石毅走出团长办公室的时候，感觉十分沉重，不但是心里，而且是肩上。他想，确实是要好好反思反思自己的带兵方法了，平时自我感觉良好，可关键时刻却频频出事，连队战士对他的打分也不高。他想起了前几天的那件尴尬“网事”。

那天周末，石毅闲着没事，听说团政工网的“九州聊天”很火爆，他也凑了个热闹，在连队微机室经过一番运作，注册了一个叫“刀郎”的用户名，登陆进去一看，人还真不少，可惜来晚了，六十多个人就没有一个愿意理他，刚准备下线时，一个叫“蜡笔小兵”的主动与他搭讪：“新来的？”外加一个笑脸。

石毅回道：“你好，我是一名老兵，但我第一次来这里。”

“哦，是老班长啊，怎么？遇到不开心的事啦？”蜡笔小兵回复。

“没事，就是好奇来转转。怎么大家都不理我？”他说。

“哈哈，可能是你不善于表达自己吧！”蜡笔小兵循循善诱地教他，“对战友要友善一些，真诚一些，肯定能交到朋友的。千万别像我们连长，简直就是天津特产！”

“连长”两个字让石毅心中一紧。“谢谢你的提醒！不过我想知道，你们连长怎么成天津特产啦？”

很快蜡笔小兵回道：“就是‘狗不理’。”后面附一坏笑。

“怎么说？”石毅迅速回复。

半晌，蜡笔小兵的回复来了：“在连队，我跟谁都能天南地北地侃个半天，可一见了连长，肚子里就没词了，几位老乡笑我是‘狗肉上不了正席’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全连没几个能跟连长坦言以对。”

“为啥？”